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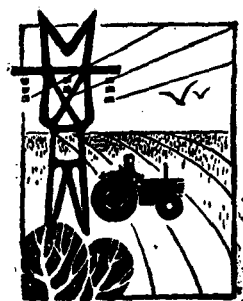


前进吧,火红的拖拉机

QIANJINBA, HUOHONG DE TUOLAJI

矫 健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前进吧 火红的拖拉机

矫 健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中篇小说。作品围绕着使用拖拉机问题上的一场尖锐斗争，塑造了以共青团员、回乡知识青年孙勇凯为主角的一组英雄群像。他们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引下，敢于反潮流，敢于抵制错误路线，显示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，我国农村广大贫下中农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崭新的精神面貌。

作品富有革命激情，文字清新、流畅，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。

前进吧，火红的拖拉机

矫 健

夏予冰插图

曲章富装帧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125 字数 63,000

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R10171·137 定价：0.23元

路线正确，车轮飞转向前奔。

路线错误，车轮飞转向后退。

——摘自一个拖拉机手的发言稿

1

象一把石子投入水湾，平静的水面激起阵阵波澜；象一把食盐投入火炉，火炭上爆起鲜红的火焰。大街上出现的大字报，引来全村人，炸翻半边天！

从拖拉机事故看孙瞳的路线

正当批林批孔掀起高潮的时候，我们村里发生一件事情：拖拉机驾驶员孙福贵开车外出搞投机倒把，损坏了机车。

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故！它使我们想起了孙家庄许多事情，它使我们想起了孙瞳同志以及他所走的路线。

为什么孙瞳对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不感兴趣，一个劲地叫拖拉机出去挣钱？

为什么孙瞳对拖拉机事故不闻不问？

为什么孙瞳对拖拉机问题上存在着的
尖锐阶级斗争不理不睬，视而不见？

孙瞳是大队党支部书记，是孙家庄的
引路人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我们不禁要问：孙
瞳同志，你到底站在什么路线上？你要把
群众往哪条道上引？！

请你回答一下！

聚集在街口的人群，仔仔细细地将大字报读了一
遍。奇怪，竟没有一个人说话！

大字报深刻呀，虽然简简单单，却揭出了许多问
题。每一个孙家庄人一看那几个“为什么”，马上会
联想起许许多多事情来。村里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，
知道内情的人都能体会到那几个“为什么”的份量，
还有它包含的意义。

人们沉思着。刚才还沸沸扬扬的大街，这会儿
一点动静也没有，静悄悄的……

人群里有个老汉，看模样约有六十来岁，身穿一
件羊皮袄，手擎一杆小烟袋。老汉精瘦精瘦，一脸皱
纹象用刀刻出来似的，一双眼睛深深落在眼眶里，显
得特别大，特别亮。这人，是孙家庄大队的党支部委

员、贫协主任，人们都称他老霜老汉。他盯着大字报出神，嘴唇一张一合，皱纹一跳一抖；皮袄扣敞开了，他不知道，烟锅火熄了，他也不知道……

突然，他眼一瞪，眉毛倒竖起来，右手照大腿猛拍一掌，大喝一声：“好！”

犹如导火索引爆了炸药，所有的人都齐声跟着叫道：“好哇！”

老汉翻身就走。有人叫了一声：“老霜大爷，你上哪？”

老汉头也不回，打个闷雷：“叫咱书记来看看！”

老汉一走，剩下的人可就开锅啦，这个一句“好”，那个一句“有理”，议论纷纷。

这当儿，胡同里走出个人来。他一只手塞在棉袄底下，另一只手缩在袖筒里边，腾出袖口，扣在脸上，将鼻子嘴巴一遭儿罩住。他一步三晃荡地走过来，朝大伙望望，移开袖口，开腔说道：“哥们，这么大冷天，站在这儿干啥？”

还没等有人搭腔，他就见到墙上的大字报了。他“哎哟”叫了一声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大嘴张得象只簸箕，双袖一甩，“噚噚噚”跑上前去，一面念叨“热闹热闹”，一边看起来。

这人是孙家庄出名的富裕中农，大名叫孙顺成，



因为爱占便宜不肯吃亏，村里人送给他个外号，叫“往里拐”。

这往里拐和拖拉机驾驶员孙福贵是天猫地狗一对儿，大伙都知道他们的关系，这时见他凑上来看大字报，便互相挤挤眼睛，笑了。

有个叫孙大海的愣小伙子跑上去，一拍他肩膀，问：“顺成叔，怎么样啊？”

往里拐一抖袖子，说：“别打扰，别打扰。”自顾往下看。看完之后，他就叫起来了：“嗨，怎的？把书记和福贵都骂了！嗯，老福贵摔坏拖拉机了？……是真是假？”

站在旁边的大胡子老五生气了：“什么是真是假！昨儿赶郭城集，孙福贵私自开着拖拉机去了。他拉回一车柴禾，想在咱集上抬高价钱卖。走到黑风坡，翻了车，嗨，把台好机子摔得不成样哟！是真是假？问问咱书记去吧！”

人群里不少人不满地说：“书记知道了连管也不管。”“我去找孙瞳三次，他说谁开车也免不了出事……”

往里拐没趣了，讪讪地道：“喂，我怎么不知道……”

大海说：“你呀，不摔着你家的车子，你不会知

道！”

大胡子老五余怒未消，指着墙上的大字报说：“该这么来一下子啦！再弄下去，咱孙家庄还不知道会造成个什么样儿呢！”

这一句，更激起大伙倒出许多话来。这个说：“别的村批林批孔运动搞得火热，孙家庄死水一潭，尽些邪气儿。”那个说：“村里置了拖拉机，没为农业办点正事，尽在跑副业。眼下入冬了，定的改造河滩的计划应该实行了，可是拖拉机又出了故障……”

这倒是些真情。孙家庄是个二百来户人家的山村，去年冬天，村里买来了一部拖拉机，可是支部书记孙瞳没有把它用在农业上，而是让它在外面跑了整整一年副业。虽然钱挣了不少，社员们却很不满意。这不是重副轻农吗？大伙向他提意见，他总自负地说：“放心，我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了，不会再走老路啦。”再不然，就是意味深长地说一句：“这是拖拉机，有它特殊性！”

拖拉机驾驶员孙福贵，本来在县供销社开汽车。这个人，见钱眼开，一脑子资本主义思想。国家经济困难时期，他见搞投机倒把赚钱多，比开汽车强，不顾组织的一再劝阻，卷起铺盖回了家。回来以后，便伙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，整天吃吃喝喝，贩运倒卖了

大量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，因此，村里正儿八经的社员，没有一个不讨厌他的。偏还怪，孙疃却很欣赏他，说他会开车，让他当拖拉机驾驶员；说他脑瓜子灵，会办事，让他当副业组组长。社员们对孙疃用人路线有意见，他却不当回事，双手一摊：“怎么办？孙家庄就人家会开车嘛，不叫他当驾驶员，你来干？”

在孙疃的纵容下，孙福贵把部拖拉机简直变成他自己的家产了。

去年冬天，孙家庄定了个“农业学大寨”计划，打算把南河的三百亩沙滩压上土，造成水稻田。可是拖拉机一买来，孙疃却丢开这件事，专心跑副业去了。如今又来到冬闲季节，孙疃还不提这件事，大伙都急着干，孙福贵却又把拖拉机摔坏了……

这些事情被眼前的大字报一遭儿勾起来，社员们越讲越多，越讲越生气。

说了一阵子，大胡子老五问大伙：“光生气也没用了，大伙说说怎么办吧？”

“怎么办？把孙福贵撤下来！”

“对，这回不能轻饶他！”

“书记也该清醒了！毛主席给咱拖拉机是叫咱闹生产，不是为了去走那邪道儿！今年冬天，拖拉机一定要专门拉土造田。”

“撤了孙福贵，换上咱可心人！”

“撤……”

在一边的往里拐急了，将罩住鼻子和嘴巴的袖口移开，直着脖子喊：“撤老福贵？没这么容易！书记还没说话呢！”

说曹操曹操就到，人后面响起了大大咧咧的声音：“什么事？”

大伙回头一望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壮汉子走过来了。这人正是孙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瞳。

孙大海迎上去，说：“看看吧，书记，这大字报写得怎么样？”

孙瞳抬头一望，大字报的醒目标题刺到他的眼里：《从拖拉机事故看孙瞳的路线》。他一惊，急忙跑上前，一口气把大字报读完了。

孙瞳一回身，脸气得发青，喊道：“这是谁写的？”

胡子老五说：“别管是谁写的，有没有道理吧？”

众人附和道：“对。”

孙瞳暴跳如雷：“这是谁写的？！”

大伙互相看看，都不知道是谁写的。

“我！”忽然，一个平静而有力的声音从人群背后传来。

孙瞳睁大了眼睛朝后望去，寻找那答话的人。

这时，人群闪开一条道，两个人走到前面来了。走在后面的，是老霜老汉；走在前面的，是一个小伙子。

小伙子约莫二十来岁，细高条个儿，显得洒利、精干；两道细长浓黑的剑眉下，生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大踏步迎上前，面对怒火冲天的孙瞳，毫无惧色。

一见这小伙子，大伙都有点惊奇，人群里有人低声地叫道：“勇凯，是勇凯啊！”

往里拐是这个小伙子的远房大伯，一见大字报是自己侄子贴的，不由捏了一把冷汗。他在小伙子走过他身边时，悄悄地扯住了他的衣角；不料小伙子步子稳，劲猛，刚扯上手，就被他挣脱了。往里拐不由暗暗叫苦。

小伙子走到孙瞳跟前，站住了，稳稳当当地说：“大字报是我贴的。”

“你？……”孙瞳眼瞪得老大，脸上的表情是又惊又气，说了个“你”字，便没下文了。

老霜老汉说：“孙瞳啊，我找你找个满街没见到，你……看大字报了吧？”

孙大海道：“没看还会查是谁写的？”

贴大字报的小伙子孙勇凯，诚恳地对书记说：

“你既然看过大字报了，就把想法说说吧，正好，大伙都在这里。”

“想法，想法……”孙瞳闷了半天，忽然爆发起来，“我有什么想法！文化大革命以来，我辛辛苦苦地为大家出力，我千方百计地为孙家庄办好事，谁想到今天……我能有什么想法！”

勇凯说：“你出力再多，路线错了，就办不成事。”

孙瞳生气地喊：“我路线错了！错在哪？你说说，错在哪？”

勇凯指着大字报，说：“错在哪，我已经在这上面说了。你再看一看，把我提的那几个问题回答回答吧！”

社员们都支持勇凯说：“是啊，你说说，为啥孙福贵摔坏拖拉机你不处理？”“他一次次地搞投机倒把，你为什么不管？”“南河造田计划为啥不实行？”

“喔，孙福贵摔坏拖拉机是我的错处啊？”孙瞳感到有点理缺了。

勇凯严正地说：“正是你的错处。孙福贵几次自己把拖拉机开出去你不管；他投机倒把，大吃大喝，你也不管，那还有不出错的？自从买来了拖拉机，你就恋上副业了，农田里忙得什么似的，拖拉机却在大道上蹦蹦地跑，农业学大寨不搞，批林批孔不抓，

这不是路线有问题吗？”

老霜老汉接上说：“啊，出事故了，拖拉机摔得不成样，你不问，也不管。人家说说，你就用‘谁开车敢保不出事’来顶。嗯？你这不是庇护他吗？这不是叫他再去投机倒把，多翻两次车吗！……哼，这回，不处理不行啦！”

胡子老五也挤上来，说：“书记啊，这孙福贵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叫他当组长，又叫他开车，他能开出个好道道来！”

大伙立刻七嘴八舌地叫道：“撤！撤了孙福贵！”

孙瞳见这景，知道问题严重了。但是他还不愿撤掉孙福贵，便搬出他的“理由”说：“咱村里谁还会开车？就人家当过好几年司机，技术，水平……”

老霜老汉跳起来，嚷道：“我就不信，这么大个孙家庄，就再找不出个人开车了！技术，水平，嗯？可以学嘛！他孙福贵会开车，也不是从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会的，也是学来的。许他学得会，就不许别人也学得会！再说，光会开车有什么用，我看关键还是在这里！”他指了指脑瓜。

孙瞳说不出话了。

老霜老汉将皮袄一整，道：“言语啊！怎么，愁找不出人？嗨，你呀，象这样的小伙子不是好料吗？”他



一把拖过孙勇凯，送到孙瞳面前。

“啊？”孙瞳茫然地瞅着眼前的小伙子。

大伙叫道：“嗨！这个保险是走社会主义道的！”

往里拐开始为侄子顶撞书记担心，这会儿见大伙推他当驾驶员，可美坏了。他叫道：“嘿，坏事变好事了，勇凯啊，快应着吧！”

孙勇凯没料到事情会落到这一步，一时愣住了。

老霜老汉问孙瞳：“怎么样？说话嘛。还要专门开个支部会？”

孙瞳咬咬牙：“好吧！”

老汉又拿眼睛看看勇凯，社员们也都把目光集中到这小伙子身上。

大伙的目光充满了信任、期待。孙勇凯顿时感

到心里热呼呼的，他仿佛看见，一副沉重的担子放在自己的面前。挑重担是艰难的，但也是光荣的，而且，必须挑！

他用力按按自己的手指，指关节被按得“咯咯叭叭”地响。忽然，他剑眉一挑，两眼一瞪，朗声说道：“好吧，这部拖拉机我开了！”

2

入冬以后，天黑得早，才是吃晚饭时分，夜幕就将大地笼罩起来。天空很晴朗，数不尽的星星在空中闪烁。月亮吊在树梢上，将美妙的银光撒下大地；随着月亮的升高，银光也越来越强，好象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，把重重的暮色一层一层地揭开了。

孙勇凯家，这时热闹得很。勇凯还没吃完饭，几个平日和他相好的伙计就来了。

为首的是孙大海。五年前，他和勇凯一起读高中，一起毕业回家，如今他们又一起在生产队上干活，一起在团支部里工作。他是勇凯家的常客，用勇凯妈妈的话说，家里的老鼠有几个窝，这死大海也摸得清清楚楚。今天他心里高兴，一进屋就大叫大嚷，使屋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

“嗨，大妈呀，没烙鸡蛋饼？今天咱勇凯赶上两桩喜事啦！”他对勇凯妈挤眉弄眼地说。

勇凯妈知道他猴头，便一瞪眼道：“今天你歇会儿，不用你说话。”

“哎，哎，不许我说话还行？我得把喜事说出来。第一，勇凯发扬反潮流的精神，朝孙瞳开了一炮，揭了孙家庄的矛盾，打击了资本主义邪气。这是不是喜事？第二，勇凯光荣地担任了拖拉机驾驶员的职务，为孙家庄拖拉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，这是值得……”

大伙被他那种做大报告的神态逗得哈哈大笑。勇凯妈捞起笤帚疙瘩打了他一下，自己也笑得前俯后仰。

几个小伙子你一言我一语，跟着大海闹腾，说得勇凯不好意思起来。

一会儿工夫，又来了一帮姑娘。她们说不出是贺喜，还是来凑凑热闹，反正一串一大帮，把个勇凯家挤得满满当当。

俗话说，三女一台戏，本来小伙子们已经热闹得够厉害了，这帮姑娘再加进来，更是翻了天。勇凯妈也是个快活人，她催孩子们吃完饭，拾掇下家什，自己也坐到炕上和年青人摆开谱儿了。